

我生命的速度

Life at These Speeds

[美]杰里米·杰克逊 著

黄少婷 译



我生命的速度

Life at These Speeds

[美]杰里米·杰克逊 著 黄少婷 译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命的速度 / (美) 杰克逊 (Jackson, J.) 著; 黄少婷译. 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8

书名原文: Life at These Speeds

ISBN 978-7-208-08144-4

I. 我… II. ①杰… ②黄… III. 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49961 号

责任编辑 胡兰花

特约编辑 蔺 瑶

装帧设计 友 雅



我命的速度

[美] 杰里米·杰克逊 著 黄少婷 译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)
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9.5
插 页 2
字 数 251,000
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208-08144-4/I·596
定 价 25.00 元

第一章

“等等。”锅盖头说道。鲍比走近的时候他从驾驶座上回过身来，鲍比正要
从车上下去。锅盖头揽过鲍比的肩膀说：“你跳高吧。”

鲍比讨厌跳高。

“好吧。”鲍比说。

锅盖头是我们的教练，我们叫他锅盖头是因为他的平头活脱脱就是个色拉
酱锅盖头的形状。我们并不知道“锅盖头”是士兵的昵称^①，那时我们十三四
岁，正在布里斯镇中学参加初中二年级的田径运动会。今晚我会赢得 800 米的
冠军。我会赢是因为杰米·托弗森不在。杰米·托弗森是普特镇中学的红衫运
动员^②，曾经跑出过 2 分 04 秒的成绩——只比密苏里初中的纪录慢了两秒。

我本来是跳高选手，比鲍比·希克尔强。但我跑得也很快，今晚锅盖头要
我跑 1600 米接力、3200 米接力和 800 米，我只能参加三个项目，所以我就不
能跳高了。

那也不错，我讨厌跳高，但我也讨厌 1600 米接力、3200 米接力和 800 米。
基本上，跑步和跳高我都很讨厌，但是我跑得快，跳得也高。

“明年你要参加州际总决赛。”锅盖头对我说。

明年我就是高一新生了。

① jarhead 经常被用于称呼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，因为每个新兵入伍后，都会迅速被理成这种
发型。

② 为延长运动员的运动寿命，学院或学校的运动员可以一年不参加校际比赛。

“我无所谓。”我说。

锅盖头人高马大，身高大概两米出头了。他头发是金色的，但眉毛却是棕色。这样的眉毛很少见，他叫鲍比·希克尔去跳高时，就把眉毛拧作一团，好像威胁一样：“你去跳高。”这是恐吓，我同情鲍比。我和艾莉·巴特彼特（以及艾莉·巴特彼特的胸部）坐在接近车尾的地方。特洛里·凯切尔也在后面，他在最末排的椅子上打瞌睡，也可能在自慰。他很肥。他是扔铅球的。

锅盖头叫鲍比去跳高。鲍比噔噔地跑下车，从我的窗前经过，还一边骂咧咧的。我很欣赏他的词汇量。我们有点像对手，只因为我们太过相似而没法做朋友。但是我一直知道，不知为何，某些地方鲍比·希克尔就是不对劲，就是比我差了一截，或者三截。今年我找到了原因：我跑得更快，跳得更高，而且我有艾莉·巴特彼特。

“你会舔鲍比的老二吗？”我问艾莉。

她用她的T恤扔我，我捡起来闻，她笑了。锅盖头走下车，车身摇晃了一下。艾莉还在朝我笑。

“他真是个大个子。”特洛里在他的座位上说。他躺下了，所以我们看不到他的脸。

“真他妈的废话，特洛里。”我回答。

很奇怪，特洛里·凯切尔从来不扁我。我天天拿他开玩笑。那时候我很受欢迎，很搞笑，而且总能在恰当的时候表示友好。那时我是个自大狂，但我自己并不知道。

当个自大狂我也无所谓。不管怎么说，还有谁能和艾莉·巴特彼特一起厮混呢？

我们铺上毯子躺在山坡上，下面就是赛道，我们谈论着天气多么多么冷，比如“天真冷”，还有“妈的，我快冻僵了”等等。和我在一起的是艾莉、格雷格·弗兰奇、希瑟·加内特、威廉·文森、吉娜·达利和胡佛·加菲尔德。

我和艾莉躲在一条毯子下，其实挺暖和的，但我们还是继续说这种对话。

“冷得屁股都冻僵了。”我说。

艾莉觉得这话很搞笑。

锅盖头朝我们走来，就像一根金发碧眼的图腾柱。他举起笔记板。

“杰米·托弗森也来了，”他说，“和你一起跑 800 米。”

我 800 米的最快纪录是 2 分 10 秒，但是上星期在海利阿斯初中，我用 2 分 13 秒打败了杰米。那是我惟一一次打败他。锅盖头今晚希望我赢，他希望我把杰米·托弗森碾成碎屑。锅盖头讨厌普特镇中学。

锅盖头说：“今晚我希望你赢。我希望你把杰米·托弗森碾成碎屑。我讨厌普特镇中学。”

“我会赢的，”我说，“我会打破 2 分 10 秒。”

“你的鞋钉有多长？”锅盖头问道。他在我身边蹲下来。我不得不从毯子下伸出一条胳膊检查我的鞋。

“6 毫米。”

“很好，”锅盖头说，“尽力而为吧。”

“我会的。”

我们的校服是蓝色的。我们打着哈欠。今年的夏令时还没开始，当我们的校车停在布里斯镇时，太阳已经下山了，运动会将在夜空下举行。高中生的汽车从赛道旁的白色沙砾土上驶过。为什么弥漫在寒冷的空气中的，会有一种泥土的味道呢？

我跑了 3200 米接力当作热身，调试我的跟腱。我们列第三，紧随普特镇中学和布里斯镇中学之后。我跑得最快，全队的中流砥柱，鲍比·希克尔也跑得不错，但格雷格·弗兰奇和杰森·布里克却跑得很慢，所以我们的接力赛很少能赢。除了 1600 米接力以外，这是我们队入围的惟一一场比赛。跑完之后，我走过终点。乔治娅·迪特朝我冷笑，我给了她一个飞吻。我走到场子里，锅盖头一个人站在那儿像个弃卒。他记下了我们每个人在接力赛中的分时成绩，分别是：杰森·布里克，2 分 32 秒；格雷格·弗兰奇，2 分 31 秒；鲍比·希克

尔，2分19秒；还有我，2分17秒。我还没用上全力。

但对手杰米·托弗森跑了第三棒，成绩是2分07秒。

“他会把力气都跑光的。”锅盖头说。

然后锅盖头告诉我，他要把我从1600米中撤下，换鲍比·希克尔。“我们要让你保持充沛的体力。”教练告诉我。我和他仍然站在远离其他人的地方——内场的中央。赛场的灯光从他前额的凹陷处反射过来。

“赛道怎么样？”他问道。

“又松又干。”

“噢，是嘛。”他说，好像松干的赛道这些年一直不停地折磨着他。

布里斯镇中学拥有标准的狗屁煤渣赛道。他们让我们穿上6毫米的钉鞋。布里斯镇中学比我们的学校卡腾中学大，我所在的班级只有16个人，而其中有14个人参加了田径队。

锅盖头从他的夹克衫里掏出一包白色的东西。“给，”他说，“12毫米。没人会注意的。”

所以我坐在内场，把12毫米的鞋钉拧进我的耐克鞋，锅盖头站在我旁边。然后他叫我去跳高场通知鲍比，为了让我休息鲍比得跑1600米接力了。

“我讨厌那个接力。”鲍比说。鲍比真的很有风度，锅盖头把我的烂摊子都丢给了他。鲍比跳得不错，我看着他跳过一米六。

“跳得不错，助跑很好。”我对他说，我知道最糟糕不过的就是被比自己强的人不痛不痒地夸奖一番。

杰森·布里克走了过来。“喂，”他对我说，“你爸妈来了。”

没错。他们坐在露天看台顶上的角落里，坐在他们小小的屁股垫上。

我朝爸妈走去。

“嗨。”我说。

“比赛怎么样？”妈妈问道，打开了冰包。

“还好。”我说。

“你已经跑完1600米接力了？”爸爸说。他看上去很魁梧。

“没。教练把我换下了，让我好好准备 800 米。”

“啊，很好。”爸爸说。

“他让我保存体力。”我解释道。

妈妈递给爸爸一块熏肝香肠干酪三明治，从保温壶里给他倒了杯咖啡，并且问我要不要来一点。

“不，”我说，“化学药剂，你知道的，运动员不能喝这些。”

我又躺回毯子上了。

“艾莉，”我说，“去和我爸妈聊聊。”

他们觉得艾莉很乖、很讨人喜欢。艾莉很善于应付成年人，她很聪明。

“好吧。”她说，然后站了起来。我听到有选手撞上了栅栏，在艾莉蓝色的运动裤背后，赛道上斑驳的条纹环绕着撞球台似的内场。夜色在这一切之上，它悠然自得地从挂着锁链的篱笆上缓缓升起。

我望着艾莉的脸庞，她正朝我微笑。有一次我们在家后面的树林里约会，她把我带到冲积平原上的悬崖，告诉我那里的景色是怎样包含了三个郡的山丘。我常常做白日梦，想像和她往树林深处走得更远，我们可以带上零食。如果算公路距离的话，我们两家的屋子相距六公里半，但是从树林里走直线的话，我们之间就只隔了一公里半了。

“我回来的时候，”她说，“你要决定是波士顿还是蒙大拿。”

看，我们正在计划将来往哪儿。我们正在计划我们的成年。

“好吧。”我说完，咬咬牙，望着艾莉流转的笑容，望着她走路时随意晃动的双臂。她逐渐往前走，穿过跑道，内场，接着又穿过跑道。她登上露天看台。我以为她会直接走到看台后面，但是她没有。当她向我的父母走去时，她张开双臂，就像耶稣在他“不要忧虑”寓言结束时的动作那样。她对他们说了些什么？

我希望她快点回来。

在波士顿和蒙大拿之间，我偏爱波士顿，但我知道艾莉喜欢蒙大拿。我的

答案是：两个都行。

艾莉去看台的时候，我和威廉·文森走到厕所后面去抽烟。杰米·托弗森和他的两个同伴从我们身边经过，我不知道他们在厕所后面走来走去是什么意思。

“当个败类的感觉怎么样？”杰米问。

我以为他在和威廉说话，威廉是个货真价实的败类，但是接着，他在我面前停下了脚步。

“我不担心。”我说，吐了口烟。我应该说：“有个女人名字的感觉怎么样？”^①但我并不想被揍成肉酱。

厕所后面的建筑就是为了两件事而造的：吸烟和把人揍成肉酱。

我和威廉从厕所后面回来时，艾莉也回来了。

“你抽了烟，”她说，“嗯，让我亲亲你！”

我把她推开，“去亲威廉。”我说。

威廉笑了。

艾莉尖叫着打我的肩膀，我捏她的屁股，这真是件开心的事。

“我的化石们怎么样？”我问。

“你爸妈很和蔼，”她说，“你应该对你爸妈好一点。”

我爸妈在这儿，就意味着我不能坐校车回家了，就意味着我不能在车上吮艾莉的脖子了。

艾莉戴上T恤兜帽。她开始读一本某个已经死掉的人写的书。

特洛里·凯切尔慢慢向我们的毛毯营地跑来，他一屁股坐在草地上。“扔得怎么样，特洛里？”我说。

“第三。”特洛里说。

① 这里指杰米·托弗森 (Jamie Torrfelson) 的名字很女性化。

鲍比·希克尔走过来和吉娜·达利坐在一起。

我是官方发言人。

“跳得怎么样?”

“第三。”鲍比说。他拣掉鞋钉上的脏东西，把它们拧松。他这晚上完了，1600米接力赛他跑了1分15秒——不管以什么标准都是个糟糕的成绩。见鬼，艾莉都能跑1分06秒，我能跑59秒。

“我爸妈在这儿吗?”鲍比一边问一边向看台张望。我们都往那儿张望。我们找爸妈的本事是经过特训的，在任何公开场合，只要告诉另一个人他爸妈在场都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快感。因为这样的消息等于潜在地扇了他一巴掌，我们喜欢暴力。

格雷格·弗兰奇说：“他们看上去像军舰。”

我很好奇想知道他是在羞辱谁的爸妈。我觉得这种侮辱应该由我首当其冲地前去领受，但接着我意识到，他只是在描述看台，以一种老套到令人心痛的方式。

我看到我穿着皮大衣的爸妈拥作一团。他们向我挥手，我向他们致意。

“嘻皮——迪皮——嘟!”有人唱道。

“我爸妈应该在这儿。”鲍比说。他确实喜欢他爸妈来看他的比赛，他确实喜欢他的爸爸妈妈，而且是公开地。“我得坐他妈的校车回家了。”他说。

“操操操，”我说，我已经等不及想赢下800米了，“伙计们都是第三名，我得去抽根烟。”我看看周围，艾莉和鲍比和特洛里和杰森和格雷格和希瑟和威廉和胡佛，他们都盯着自己的腿。

我一跃而起，抓住威廉，因为只有他身上有烟。他站了起来。

“特洛里，”我说，“你该休息一下。过来。”

“不。”他嘟哝。

鲍比站了起来。

“一起去?”我问。

“毫无疑问。我带了好东西。”

在厕所后面，我们点上烟，踱着步。

“冷得屁股都冻僵了。”威廉说，但是没有人发笑。

“大伙儿，”鲍比说，“看这个。”他把手伸进夹克，接着僵住了。

杰米·托弗森和另外两个家伙站在角落里，其中一个家伙还长着络腮胡子。我们默不作声，他们也默不作声，但是他们径直朝我们走来，我们背后是白色的煤渣砖墙。

里面传来冲马桶的声音，这让我变得无比英勇。

我说：“我会打破2分10秒的纪录。也就是说你会得第二的，我想，或许是第三。”

杰米的脸抽搐着。我感觉一旁的威廉缩了一下——他讨厌打架。

杰米稍稍踮了踮脚，从我的肩膀上看过去，然后指着鲍比说：“你夹烟的样子像个小孬种。”他说。

这倒是真的，我承认。这是真的。

“什么？”鲍比说，然后扔了他的烟，“你有种再说一遍。”

我接着抽烟，缓缓地一口一口。我觉得沉稳老练是关键。“走吧兄弟们，”我说，“我还得去打胜仗呢。”我用脚跟把烟踩灭。

“没门儿，”鲍比说，“我要这个混蛋把他刚才的话再说一遍，我要把他的脸砸个稀巴烂。”

“我很愿意，孬种。”

我用手臂缠住鲍比的肚子，“走吧。”我说。

“他妈的没门儿。”

“给我根烟，孩子们。”有人说道。我看了看，是特洛里·凯切尔，他像个桶一样地走了过来，仿佛一座碉堡，他来到角落里，说，“给我根烟。”

威廉递了一根给他。笑了。

“你们都想抽烟吗？”特洛里问杰米的帮手。

“不想。”杰米说，然后就和他的朋友们走开了。

我抓了抓自己的额头，用一只脚抵住身后的墙壁。

“我刚才看见他们过来。”特洛里说，一边揉了揉他的骆驼香烟。他还没点上就把它扔了，在上面踩了两脚，“走吧，800米已经叫过一次了。”

我等着鲍比谢我。但是他没有，于是我就跟着特洛里走了。

我腿上的汗毛竖了起来。这个夜晚只有十度，我按摩了一下小腿肌肉。

“让我来吧，”艾莉说，“给你带来好运气。”

于是我让她来。

锅盖头走上前，微笑着说，“这次一定会成功的，一定没问题。”

“很好，”我说，“没问题。”

“开跑前不断移动，”他说，“在起跑点不断慢跑。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，低温会让肌肉变僵的。”

“没问题的，教练大人。”

“很好。”他说。

“好得很。”我说。

然后我得去小解。我跑进厕所。我又跑了出来，轻轻晃动放松手臂，这时鲍比出现在我面前。我们一起沿跑道后面向起点处慢跑，四周一片沉寂，只有我们的脚步声。

“让我跑吧。”鲍比说。

“没门儿。我要打破2分10秒。”

“他妈的。”他说。他拿出什么东西给我，是两根大麻。我们吸过几回，但不知道定期从哪儿弄。

“你到底从哪儿……”我问。

“有个孩子让出来的。”

我闻了闻大麻，它们是真的。

“我可以把这些给你，”鲍比说，“只要你让我跑这场比赛。我想打败杰米·托弗森那个混蛋。我做不到。”

“鲍比……”我说，但接着我想起了下星期的舞会，以及和艾莉一起抽大麻会有多棒，等等。我不在乎锅盖头怎么想，他要我退队我就退，反正我讨厌跑步和跳高。

“好吧。”我说。

“把你的钉鞋给我，”他说，“我的鞋钉已经拧下来了。”

我们坐在跑道上，交换了球鞋，然后继续无言地向起跑线处走去。

“卡腾中学，凯文·舒勒，”发令员说，“第六道。”

鲍比站在第六道上。我四处张望寻找锅盖头的身影，他正站在远处终点线旁。这里并不是标准跑道，所以800米不是两圈，而是一又三分之二圈。

“等等孩子们，我需要耳塞。”

一个蹦蹦跳跳的女孩跑过内场去拿耳塞。鲍比向我示意。我望向内场对面，锅盖头正朝我们大步走来，一边还指着鲍比。锅盖头大叫起来。蹦蹦跳跳的女孩从锅盖头身边跑过，把耳塞递给发令员；他把一个塞进耳朵，往后站，对计时员示意，说：“预备！跑！”然后枪声就响了。

接着，疯狂的事情发生了：鲍比第一个起跑，抢完跑道后他位列第二，紧随着杰米·托弗森。

锅盖头在我身边停下来，他的头摇得像台海军大炮。他微微张开嘴，大概刚好能容下一朵玫瑰花蕾。很快我们就发现鲍比明显跑得不错，于是他说，“那就是你吗？”

“对，就是我。”我表示同意。

“你跑得粉好。”他说。

“我跑得很好。”我纠正道。

第一圈，鲍比紧追杰米。他经过我和锅盖头身边时，我看了看锅盖头秒表上的时间，这对鲍比来说是超常发挥。锅盖头甚至都没有看时间，“好好干！”他喊道。我跟锅盖头穿过内场，向终点跑去。我望着鲍比和杰米。鲍比与杰米

齐肩了，并且还在向前冲。我几乎被打动了，但杰米在弯道处把鲍比甩到了后面。然后，到终点直道时，他们都绊了一下，失去了平衡，跑道上的煤渣被高高踢起。杰米摔倒了，鲍比则继续往前。他以2分01秒冲过了终点，并且向后望了一眼。

锅盖头把他的笔记本朝看台扔去，使劲摇着鲍比，“老天啊，太棒了！”他喊道，“老天啊，太棒了！”

锅盖头松开鲍比时，我以为他会像帆布一样瘫倒在跑道上，但是他站得笔直。他把两手放在脑袋上，十指交叉在一起。我穿过挤作一团的教练和计时员，向他走去。他用鼻孔喘着粗气。我看到他的腋毛比我多。

“真是漂亮的一仗。”我说。

有人询问官方时间。一个计时员指着起跑登记表：“卡腾中学的选手……凯文·舒勒。”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，我，凯文·舒勒，现在成为州800米的纪录保持者了。这是我的第一个纪录，也是最轻而易举的一个。

一个裁判把锅盖头拉走了。“把选手带过来。”官员说，一边指着鲍比。我也跟了过去。突然，艾莉用手臂围住我。这一刻除了她之外，我什么都不在乎。我想告诉她我口袋里有大麻。

“你的选手用鞋钉扎伤了杰米。”普特镇中学精瘦的教练说。

锅盖头摇了摇头，说：“你们的孩子在他超过的时候绊他。”

发令员、三个裁判、几个教练，还有一群选手挤成一团。杰米·托弗森坐在跑道前方三十米处的地上，右踝上有几道很大的伤口，煤渣和血把他的膝盖和手掌染得黑红相间。我们向他张望的那会儿，两个戴橡胶手套的急诊医生把他扶起来，带走了。“别被他们骗了！”他喊道。

“我亲眼看到的，”锅盖头说，“你的选手绊了我的选手。如果你也在看的话，这可是一清二楚的。”

“确实是。”有人说。所有人都转过头去，发话的是我爸，他手里还拿着黄色的望远镜。“我看到普特镇中学的选手绊了卡腾中学的选手。”他说。

所有人都沉默了。

“先等等，”发令员说，他是所有当地运动会的发令员，“这个孩子——”他指着我说——“不是凯文·舒勒吗？”

“呃，不是，”锅盖头说，他把手放在鲍比的肩膀上，“这才是。”

没有人扭头。发令员叉起双臂。鲍比弯下身。

我拉着艾莉走出人群。她在一旁笑。“看，”我说，“他的鞋。”

我们都望向他的鞋，连鲍比自己都在看。他的鞋，确实，左脚的大拇趾处有一条条的血迹。下面是只有天知地知的12毫米鞋钉，正是这些违规的鞋钉扎伤了杰米·托弗森。我知道没人会看到它们，但是我知道它们在那儿。我知道这件所有人都不知道的事。

但别人看到的東西却更引人注目：钉鞋的脚跟处有我妈写的圆体字，K.舒勒。

艾莉捏了捏我的腰。

发令员点点头，“好吧，”他说，“好吧。纪录有效，我们可以回家了。这么冷的天除非逼不得已，实在没必要待在这儿。”

“冷得屁股都冻僵了。”我说，有几个人笑了。所有人都转身离开。艾莉用脑袋蹭着我的脖子。

我和爸妈坐米色的雪佛兰赛欧回家。我们跟在校车后面，开到麦当劳，然后超了过去。我明白了：普特镇中学的校车已经在那儿了，我们朝着哈迪斯餐厅驶去。

“城里最好的饭馆。”我爸说。

我妈笑了。

我告诉他们最后一刻我的腿抽筋了，所以锅盖头只好换上鲍比。“抽筋，你们知道的。莫名其妙。”

“下星期你还能赢。”妈妈说。

我们跟着校车停在哈迪斯门口，这时爸爸点了点头。我担心如果我们继续跟着校车，就会有人嘲笑我们。

爸爸说：“我知道在最后一刻被换下场，与冠军擦肩而过是什么滋味。我

知道那不好受。”

“我无所谓。”我说。

爸妈在哈迪斯餐厅里可亲可敬地隐藏形迹。我给艾莉看了大麻，她吻了我。“我亲的是你，”她说，“不是大麻。”

我们队在运动会上的排名倒数第一，但是我们现在关心的只有食物、温度和彼此。“我们不太像一个团队。”我向艾莉坦白。

“该走了，”锅盖头喊道，“我们得在午夜前赶回家。上车吧！”

在校车后的阴影里，艾莉吻着我，我吮着她的脖子，她把我推开，热切地望着我。我们站得很近，以至于她得对眼才能看清我的脸。

我说：“我记得那次你把那只母鸡带去装蛋比赛，小学四年级的事。”

“没错，”她说，然后咬住下嘴唇，“那时候我还很害羞。”

“你现在还是很害羞，”我说，戳了戳她的肚脐眼，“我们那时在看台上，”我低声说，“帕尔玛小姐正要扔那只母鸡，我突然很担心，我怕那只鸡飞不起来，可能会受伤。然后我朝你看，我知道你也在担心同样的事。”

“我觉得我很邪恶，”艾莉说，“我把母鸡从它平静的生活中拖出来，接着准备把它从看台扔下去……”

“但是母鸡表现得很棒。”

艾莉说：“扑腾着就飞下来了。”

“我得说，”我说，“我看到的事情是这样的：母鸡不是掉下去的，而是大地升起来托住了它。”

锅盖头从车门探出身子。“快上车！”他喊道。

艾莉吻了吻我转身离去。“给我打电话。”她说。我们总是这么做。

凌晨两三点给对方打电话。

我把她拉回来。

我说：“蒙大拿。”

我坐在汽车后座上，爸爸紧跟着校车。“罗伯特·利斯教练加速了。”他咯咯地笑着。

“超过他们。”我说。

妈妈睡着了。

我仍然担心有人会嘲笑我。

“在过桥前超过他们。”我说。

爸爸在一段直道上超了车，紧接着就上了桥。这时妈妈醒了。

“今天晚上过桥开慢点。”她说。桥很湿，我听到积水溅起的声音。我望着月光下的奥赛治河，这是条开阔的河流。桥很高。我想知道站在这座桥上，是不是能够一直望到贝格内尔水坝。我躺了下来，不再担心被嘲笑，然后睡了过去。

那天晚上两点我拨通了艾莉家的电话，但却是她爸爸接的。“警官吗？”他问。

“你看，”我悄悄地对特洛里·凯切尔说。运动会过后的一周，他全身裹着纱布和干燥板，躺在病床上，“现在只剩我们了。只剩我们。我们是仅存的结果。我们会让这个世界看到的。”

尽管他有软垫——他的体重使他在撞到车椅和队友的骨头时得到了缓冲——但是他还是死了。在四五月难以入眠的夜晚，我坐着，历数我失去的东西：我的钉鞋，我的田径队，我的女朋友，我的教练。我想像我的队友们在奥赛治河底挣扎，吐着气泡，然后只有特洛里一个人摇摇晃晃地浮到水面上。很快就到了仲夏，我历数着我得到的东西：两根大麻烟，一个州纪录，还有鲍比·希克尔的训练鞋。

困扰我的是：当你在顶端的时候，你的上面空无一物。

“不要朝下看。”他们如此对恐高的人说。

我的新座右铭是：“不要往上看。”

我害怕低处。